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序

紀史序五

唐史屬辭序

無爲子文公

仁宗皇帝嘗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姦虐皆不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乃詔修撰史以成新書是時內出四庫所藏外訪求微事於天下若文集詩刻野語逸史莫不采拾而其刪定討論皆一時儒學之士凡十有七年而後成於是與漢晉諸史方軌並駕以垂無窮可謂盛矣嘉祐中某得書新出而天下之士傳錄誦讀惟恐其後時無爲程鵬先生篤愛是書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兩兩相比題曰唐史屬辭總成四卷其於善惡邪正雖皆因其傳文而於輕重間偶若權衡然可謂勤且至也覽

著用力少而收功多將求其鋟版以廣其傳丐予以為序孝外有學行予科揚友也初命錢塘掾上官稱其材將見其所施設此未足以為孝外道元祐元年閏二月一日泗州青陽述

唐史辨疑序　　蘭陵孫公

昔司馬遷為太史遭李陵之禍而不忍弃其父將死深悲之言悠然於刀鋸縲紲之間紬金匱石室之書以卒父業其後班固因之著西漢書十餘言大抵自武帝而上皆述史記本紀夫西漢之君十二享國二百餘年以班馬天下之奇士東京亦字山筆削潤色之功而後一代之典煥然與日月爭光而不可有加焉本朝仁宗皇帝始詔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更脩唐史十有九年而書成二公出處離合不常故表志傳紀所載諸臣氏族爵里履歷年月日者多不合臨江吳君曾江左秀出之士也蹤其不合者數百條集而錄之為一書号唐史辨疑每章條其以類相從使之若一指而盡得之予讀之喟然歎曰自崇寧占書

舉劾之法行天下士皆弃書不讀踏襲含已試之陳言以眩有司之耳目而僥倖於一中扣之盖空空如也吳君年才二十三篤志辭章無他嗜好而尤邃史官之學故於唐三百年君臣行事興衰治亂之迹判然如指諸掌更加以數年盡讀天下之書究衷二家之説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如杜征南顏秘書左丘明班孟堅者惟吳君為可也

唐文思博要序　東萊先生

唐太宗文皇帝天造神斷旋乾轉坤手挈斯民而納諸大和之域掃清吳隋之穢綱一變而至於道洒歸馬放牛束縛干戈而儲神於文治佩玉鏘然文物郁然黃卷赤軸汗簡牒編古文獻事雖不甚集肆命房元齡魏徵褚遂良長孫無忌姚思廉之徒刺經議禮攷稽考訂作爲成書有若五經正義有若正觀禮有若氏族志皆表表然角立於石渠東觀之中厥後正觀紀元之十五載高士廉復與房魏諸賢撰文思博要以卷計者凡千二

百卷其目則十有一卷爲是書之作所以囊括古今網羅鉅
細實典冊之淵林爲治之元龜也敢擬其意而爲之序曰王者
有無所不統之事必有無所不備之書見聞臺天祿延閣廣內
大之則河圖龜疇八索九丘之文小之則山經地志方言押宮
之屬摘其菁擷其芬潤會萬卷於一編總千年於一日然後
酌古駁今以規右矩循環而不窮此博要之所以作敷繹其
書條分類別井畫森布如發素韋而見嵎夷丹穴昧谷幽都之
指掌也如窺渾儀而燭大微明堂蒼龍白虎之森列也如聽鈞
天而聞雲門大章九韶七均之從律也大作綱小作紀翕受敷
施間見層出仁者見之之謂仁知者見之之謂知賢人愚各中
吟橋竹緻緝紬繹索探禹穴潯江海畢其身而不能徧者而咸
在焉俾乙夜之覽資熟朝之聞者非是書孰宜太宗之所以製
鈴述而範裁發言之詠賜蕭瑀之什文風煥然杏冒海隅此
是觀之治自漢以來罕敢抗衡豈非是大善之所致歟嗚呼論六

家之指不若覽此書而指自明分九家之流不若覽此書而流自明劉歆之七略粲矣讀此書而後知其浚治之功也王儉之七志荒矣讀此書而後知其散而無統也総其宗會其元雖不過十餘秩而固已氣壓萬卷則殷之三十七万卷矣荀子謂聖人道之管也然則文思博要者書之管歟

百官表總序　　司馬温公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万事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于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亦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賞戰功散官以叙勞舊故必折衝勍敵然後賜勲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為榮及

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寖訛朱紫日繁肅宗之後四方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節[illegible]授寵苟求姑息遂[illegible][illegible]綱卒任將校衙前旌之能緋衣自紆公卿者矣流及五代等[illegible]益至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乃綱紀太甚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然三者之中儼

有名臣賢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歲月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刑其須見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

十國紀年序　同前

皇祐初某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某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擢第調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

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閒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其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係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其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其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其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閒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其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爲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介甫雖

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以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會光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修書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爲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人痛惋惝怳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

寧劉撰碑和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某偕如
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
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
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
來也殊廢吾事頓悉徹去獨閉閤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
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
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
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
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
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
心至擁耳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
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
申棖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
以爲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原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尚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理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弃之矣豈得賫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所考舊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為書屬光使譔埋銘及十國紀年敘且曰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敘中言之其不為人譔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敘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

屬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五代紀元序

無為子次公

有唐之季五代起于藩鎮梁祖始以姦雄竊弄神器雖天下畏其強威而裁逆之禍在於閨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於梁氏備之矣欲永其世不亦難哉夫乱臣賊子人人弃之梁其所共弃而動之以言故末帝得以誅友圭而代之然而唐德深厚人心未忘此後唐之所以興也武皇征伐尊朝之功初與梁祖相後先而梁祖終於取天下武皇終於藩國千載而後梁祖首冒篡竊之罪武皇保忠義之名善惡之致何其殊如是耶莊宗克成父志勇於征討定梁氏中興唐祀議者稱之至于溺惑聲伎各倡賞賚此其所以亡也所謂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

之娛忌其賞小正吉大正凶莊宗有之矣莊宗明宗閔帝廢帝四世三族姓與號同同尊唐室有唐廟皃雖石晉之代亦宗祀之而不敢廢乃武皇莊宗之力也晉高祖利達大號以君父事契丹及少主嗣位欲正名分召夷寇戎腥膻中夏人主后妃蒙塵異域皆高祖之罪也漢高祖有赴難之迹惜哉不克成其功當中原無主之際循輿議而即位不猶愈於僭竊者乎隱帝不能駕馭英豪潛行誅戮纂復宗社誠自取之尒周高祖世宗可謂英武也已而其享國不永恭帝中幼謳歌不歸斯蓋曆數在乎眞主非人謀之所及也五十三年之間生靈困乎塗炭王道衰而不振史氏蕩而無法秉筆之士為之嘆息嗚呼十三王有君天下之勢而無君天下之道君無其道則賞罰有所不明君有其勢故紀元之法以託之也或曰編年系事必具四時在紀元則梁祖不書春莊宗不書春夏秋冬者何為也曰唐歷未終不可以與梁也梁歷未終不可以与後唐也不与之所以正

正統也正統不正何以正天下哉治平三年春正月序

資治通鑑釋文序　　　　縉雲先生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别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温公作通鑑不用太史公法律總叙韓趙魏而下至于五季以事繫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夷夏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黄帝下盡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繹審後見景一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書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辨釋地理世系與文小說精力疲孜積十年而成書時亦勤哉夫無用之字亞頗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寸工一藝競能於異

世而為後宰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紹嘉祐治平間眉州三鄉為縉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曾孫也溫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

歷代宰相年表序

巽嵒先生

古所謂相一而已矣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也堯為君舜相之舜為君禹相之益以下雖各有官守而三聖人者弗與共天位治天職也湯舉求元聖而得伊尹尹獨相湯又相太甲鳴條桐宮之事皆自行之無異人焉傳所記仲虺為湯左相者斯不足信也周家並建三公而一公實兼冢宰故旦奭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屬之旦而不屬之奭旦歸于豐奭乃專政其後畢公俱受顧命而迎立子釗則號令多出於奭蓋其名三公其實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浸以兩失間有瓌瑋絕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於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歷年之久而其

或參貳之故也權出於一而莫或參貳之雖姦雄或得以肆其惡擬竊天下傾國敗家不可禁遏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爲利益亦博故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兼置使相並列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受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於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揔百官治万事而亮天功耶故相之名大矣必得其實足以當之天有君斯有相此理之必然而孔子序三代之書歷五十六君其称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茲六人耳夫豈苟然哉茲六人者乃得夫相之實故也且世之言治乱安危者必係乎君与相然而君不自用也相行君事蓋八九焉三代之季豈無辟王孺子冲人亦往往而有則安危治乱顧不專係於相一相之任誠重矣其名如此之大也其任如此之重也君其不

慎擇夫相哉凡相取其德而已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舜禹皋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爲言彼誠知所本者也其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号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爲它官名實紛紛賢不肖溷淆其多或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者若此乎然而治亂安危所係今猶古也其所以得相及所以失相者要不可不知按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譜諜其它率皆不具晩略抵捂迷失本真乃考搜遠取推究前後悉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爲年表起漢元訖周顯德昔之參機務執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于下否則略之使其人與其官皆相傳而不絕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乱在目中矣其足以補前代之缺文裨當今之遠鑒乎合二千五百三十四年雖爲三十四卷

三朝聖政録序　韓忠獻公

夫鑑之無私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善者後車之元龜也昔
周漢守文之君豈非能慎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
閔子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　有宋之受命也易五
代之弊規万世之業東海內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
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宗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綏以永
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猷為邦之善謨固已存諸史氏之載
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也已臣權嘉州軍事判官石
介儒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illegible]故兼[illegible]訓言之
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一[illegible]前
者也　皇帝陛下天授仁聖孝而善繼不倘遠[illegible]以
期至化自可復祖宗之盛迹以興太平然而國[illegible]微
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一事之明見推之[illegible]採記
三朝以來行事關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目曰三朝聖
政錄每帝之末又自為之贊以申諷諭之意夫古人有[illegible]嘆美

芹猶思自獻于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嚮者大也今介甫此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以兢勤恪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丕緒

三朝聖政錄序　徂徠先生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於　六祖　太宗　真宗相勤養理之功與唐自天寶迄于五季一百五十年閒禄山朱泚黄巢秦宗權相接為寇中原擾亂生民介苦唐雖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在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　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至淮海北降并汾蠻夷戎狄震攝請貢海内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在焉真宗章聖皇帝於是成

二祖之基以傳乎可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
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太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
之太宗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真宗之文明授
受承承以與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觸商周而登虞夏者也臣
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雖是草茅之
下里閭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
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
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
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纂
爲正觀政要臣竊効之作三朝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
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
宗文皇帝之睿聖真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乎堯舜乎觀
運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釀豈復讓
於夏商周乎恭惟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

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刑當法是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
政以阜方民以繼太平以公於三聖之先以樹乎方世之基伏
惟陛下聰明神聖首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部於古
不法乎今固已高揖[illegible]遠超羲臯尚更能紹述祖宗垂憲効
而行之可謂[illegible]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國朝會要序　　陵陽先生

吾聞三代盛時品式備具當時既已大治又舉以詔後世載在
王府史官掌之書者有典有則貽厥孫子及其後世率由舊章
亦以大治書云議事以制後之有天下者庶事草創又無圖籍
之史故其後世因陋就寡無所統紀至於欲有所為則稍采上
古籍[illegible]之礼文以從事蓋三代而下治效無聞焉其源皆出於
此宋興百五十餘年矣王治之美雖唐虞無以加此豈一手足
之烈哉夫法度維持之力而祖宗之効也又安得不謹記於司
存耶初仁宗皇帝命[illegible]臣[illegible]等倣唐會要述建隆以來一百五

十卷慶曆以後闕而不録神宗皇帝又命王珪等續其書珪增
為三百卷自慶曆迄元豐又頒為詳密矣惟昔神宗皇帝覧六
藝之遺意開三代之業闢乾闔坤功無與二陛下丕復大猷凡所
已行與所未舉且繼且述罔不備至而其殊尤絶跡則亦刻於
玉版藏於金匱以詔万世矣至其紀綱節目有司之所欲聞而
關史者亦不可不知也陛下即位之初設官置局俾續會要稍
以遠稽成憲近述先志甚盛德也凡十有一年而書不克成大
觀三年詔罷其局以秘書省官兼領焉而其實頭緒脩先是有
詔紀事止於元符三年其後獻言者以為神考之顯謨哲宗之
丕烈雖已備書竊惟皇帝陛下躬聖哲總万方克勤克儉叡謀
神斷所以保國便民復古經令之道甚備令秉筆之士不得紀
万一甚不副臣子欽鋪張明休之意願得紀事接于書成之日
詔可其後累日某率其屬書凌寡稽舊書詳略失中盡加删
補於元豐大觀之際功德尤偉則皆考據遺討上下捃拾号

令之詔冊儀注不具載其見者魏相及孔光皆好觀漢故事彼雜霸道宜若無足觀者然一人明書之則亦足以稱賢相而況崇論竑議所以據之無窮哉其書合幾百卷幾當日既上御府頒下明詔頒于邦國都部俾承轍焉若其修纂紛繆詞語淺薄臣之罪也無所逃矣臣昧聖覽惟陛下赦之謹序

國朝宗室世系表序

無為子文公

漢有王子侯表唐有宗室世系表其子孫之盛蓋可見矣然漢表止於王侯王侯以降族屬不可得而知也唐表略於明皇明皇以後本支不可得而詳也夫宗室者邦家所重其稽謬若此豈非紀事者之失歟國朝之制凡宗室有封襲慶賞之典有婚姻喪祭之事雖命令所出本乎朝廷而法度參考必先禮籍是以宗室世系戚疏遠近之別尊卑長幼之序為禮官者所當審考而詳明之也某備員太常積有歲月考尋典禮茲固所職其於戚疏遠近之別尊卑長少之序敢不盡心哉而有司之所記

者先後詳略多或異同捨用之際竊懼差失迺推究源流作國朝宗室世系表 太祖之子以德德生惟惟生從從生守守生世世生令令生子 太宗之子名以元元生允允生宗宗生仲仲生士 秦悼王之子名以德德生承承生克克生叔叔生之之生垂曰德曰元者 高祖之孫也曰惟曰允曰承者高祖之曾孫也曰從曰守曰宗曰克者高祖之五世孫也曰世曰仲曰叔者高祖之六世孫也曰令曰士曰之者高祖之七世孫也曰子曰垂者高祖之八世孫也首著謚號名諱爵德世系次之親親世子孫次之源深而流長也謹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四十九

序

文集序

昌黎集後序　　河東先生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故爲先生者少也嘗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章盛乎古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于今[illegible]是謂出不知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文而[illegible]焉則[illegible]非因[illegible]也而語焉則夫子特然而爲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豈聖人今不以好貴于辭而爲辭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謂道德而已若以辭爲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而世之學者爲辭能過乎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揚子雲作

今文法言亦當衰敝之時也其要在于存聖人之道是以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旨雜皆殘缺其道術備先生于時作文章之綱觀形文字論調説淳然一歸于夫子之旨而言之逕于孟子与楊子亦遠矣先生之于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發者化而華之各婉其旨使典物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与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書于人故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辭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号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因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言無有異執者也先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為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又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藏皆具于書謂之不知于先生也豈為過言也哉

天地淸氣蓄泄爲文章人倫異稟必生於世族所以河山之英
粹鍾于賢哲之系嗣詩云是似之德傳云世濟其美有自來矣
矧惟吾家代掇東國忠信奉王室慈仁安下民功高德深源長
慶遠子孫載昌英俊紛委儀黃華聯盈于朝顯搢華捴榮充于
家庭其間名聞而官達者叔父行則有故僉射太尉公兄弟行
則有故華帥侍中公工部一郞及今紫微舍人希白常山太守
崇夫皆文高于世爲公卿大夫之所標準卞洎諸子之列文士
愈多稱數儀然者有矣數與守升者有矣惟希仲君最爲先達
惜其中年忽焉化去巾篋遺墨多委文本錯亂素稿既亡李啟衣在坐
其孤黑旭乃以遺文請予而泣因爲手自編集分作二十卷拭
淚而序之希仲名守謙先君尚父之孫兄長邪王之子風格秀
拔神彩澹粹幼而敏惠長而恭恪車服不侈出處有常爲文既
精贍年甚富貴顯冠冕牙至佩服郡章凡事三聖殆將四紀每
賜告休沐杜絕喧譁筆硯在前簡冊盈几沉思所屬灑灑不群

風詠謳物情造起端緒祖離送別以至於悲哀樂事賞心感歸於体要溪水之節不足以稱其妍合浦之珠不足折其媚至於詠爾風於周雅歌御宴於明堂鋪藻帝猷粉澤王渠則志既勵傍修尤多千時九譯來會六飛時巡飲茂聘以祭山川刻瑄玉而礼上下方瑞波委百靈嘉貺生於仲舒獻賦頌聞之篇什當寧而歎不俾廷目待之詩賢冀寮咸以奇才見許居然放羣籍甚有學所謂安豐之家奎宗為國楊震之後七世有名方矣其飛綬武冠於節英蕩陶五王之與襄親四王之盛烈而徒蘊美志不登華顛嗚呼亡普鼠獻降石麟於天上今茲樹偕埋玉樹於土中撫一哭以無由追十祀而何及昔謝公夢見可連乃得春草之句子与希仲雖天分南北而李同硯席文義之樂旣亨則多因以吾曾命名用見于工吳詩以甲子月戊辰二十有七日序

唐丱先生集後序

穆正仁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

勝而號雄詩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賫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則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

天厚予者有多矣始而厭養我以鍊既而飫我以物謂天不吾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践立言之處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桂籍追榮集序　夏文莊公

樞密相國太原公次子故衛尉寺丞某字燮之幼而穎悟不樂戲玩始就外傅綽如成人爲詠景物動會音律消勝衣趨拜風度弥遠容御沉敏若優将相之器藉陶清淡自得蝟興之娛志恭老嚴奕尊紀賈嘗耻由官蔭剏迹緗素曾未北歲文藻繁然金鑾之詩發於鄉會玉樹之秀茂於庭皆成以爲天資負于世識早並浚壁化被服詩禮固將騰夷路擧絳霄超軼絶群一日千里御弁陽坐盈亮隔之深猶衣踐爲宣栢武之德於戲天道云遠大化難諶貴而不苗聞者增欷上聞其夙惠贈遂有加追賜進士及第以成其志有詩賦雜文二十卷題曰桂籍追榮集所以紀湧泉之澤昭夙成之美死而不朽其在茲乎時大中

祥符六年十二月日具銜某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范文正公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之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

初置監鄂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還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中丞京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
不以情復貶漢東郡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子守南郡一旦
郡屬寢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子即
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
家雖貧其當損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
曰公言盡矣我不復去矣明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
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
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必哉師魯
之才之行為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
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
先懷於人家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魏公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

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數之有
備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无不為故由
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畫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
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幽從南方扞寇西羌貳機政陪宰府宏
謀大策出入仁義朝夕思慮條疏深切志欲晝學中夏鞭笞四
夷使我宋之基乃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
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
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天謂人謀之
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收永寧小則革眾弊
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奮而行
之與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
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 卷政府論事二卷以其昔帥西兵
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矣以公
文武兼備乃情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宜罷時之重輕系公

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豈假鄙文而後知哉
但以忝緣僚舊獲睹公盛美義不敢辭且慰賢嗣之意云耳並其序

許簡肅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

君子之學或施於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
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
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
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
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
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
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
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
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
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
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

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乙彥孺早卒先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公期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顏太初雜文序　　司馬溫公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耶又況點墨濡翰織製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翼奉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亟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詞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

為兼嵇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之大夫樂其无名教之拘
會然效之寖以成風太初悪其為大乱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
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收罪又有鄆州牧怨属令之滑
直与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与
令善憐其寃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府或薦太初博学
有文詔用為国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
狂狷不可任学官詔即行所至改除司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為
人實寛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户曹掌南京学
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考无殿負例為令録雖愚儒昏輩
无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守進士解褐近
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盖年四十餘噫天
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大吠所怪殺者必見鋤也何其生
与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多文指訐有
疵病者頗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

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
顯於時而立言於後世者多矣大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
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軍詩則不忘賢愚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礼
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
守長爭以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由是言之
為益豈不厚哉

李泰伯退居集序

祖秘監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微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
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救弊者位不得而志不
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冥其必復達乎秦漢以
來礼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敺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乱之也歷
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舊筆
舌為章句存乎不及於礼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
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隳墜已甚

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曰文數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徙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至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使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葉第為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无擇直扇為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春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發之者子可不是行於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延平集序　李直講

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嗟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雅頌哉必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求徵然敷暢得志而不衣食哉周之大其言

者愈大禹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以大乎今之君子固多斷篇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顏閔氏持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爲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慰耳

建安宋貫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有政事之勞在他人設難以矣而貫之孳孳不翅得專其學更諸仲尼餘解敢爲多聞而敢所纘靡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曰延平集矣今人之異乎古美貫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敘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七年冬十有一月也

孝德集序　強郎中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魏國忠獻韓公薨訃聞皇帝震悼追榮送終皆用殊禮典既舉乃親爲製文刻石以褒大之所以哀寵之意甚

厚自朝廷二事大夫以及四方閭巷之士婦人孺子知公名莫
不歎息相弔感動顏色而公所素厚者則皆備甸會奠於其塋
或不得往則瞻望歔欷寓使人以祭將葬又皆為詩以抒哀
於是其孤蒐上之施且集士大夫之能盡於公也既編次上賜
錄其為集又求卿士大夫所為文詩以叙公之故吏強其來乞序
之謹名其集曰考德而言曰宋興四世仁宗以恭儉慈仁繼承
於上而公以碩德偉望感會乎下君臣一心遂被顧託建万世
之利定二帝之策而社稷以尊人神有主此其功業與日月並
明與天地並久雖前世顧命大臣載在冊書若磊落駿偉者不能
過也若夫盡瘁從事以賢白首出入將相垂四十年深謀遠識
動中機會[illegible][illegible]為易人化其德寬而有制剛而无虐小心大度
夷險一節卒能佐佑三后格于皇天有勳于王有功于國有庸
在民此則前世顧命大臣有不能及也至於功大而志愈虛位
高而身愈降多財而愈貧既老而愈壯則又合於伊尹之不以

寵利居成功周公之不驕吝孔子之年彌高而德彌邵可謂有始有卒者也公之德業誄于大常者在史官金石有銘於常有紀宜其昊耀震顯傳於無窮而其文以謂著德於斯集者蓋公所著大者固已溢於人之耳目至其微言片善雖一介之賤有學士大夫終身弗能及者而公則具有焉然不可以一言盡也是集作者非一人述者非一辭合而觀之巨細悉備後世欲窺公之全者舍斯文以求之不為無補則名曰君德其有不可者守公之門人多一時豪傑之士而其孫乃獨以此屬於某豈以某從公為最久識公行事為最詳而其不負於頌述功德以稱公始終待遇之意故輒忘其材之淺陋言之樸鄙以為之序

田表聖奏議序　東坡先生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

天洽平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退臣孝子之志也

記

城邑記二

君子鄉記　　雷夏先生

夫民之善惡繫君之教化甚哉久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化而爲善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化而爲惡也影響之驗固亦昭然自丹德云亡堯風日寖禮義浸釋姦邪曼滋忠正之人囚蟄鍊氣讒毀之士敢于張睢周戕文武之風魯有定哀之亂摩肩繼目例是儉民君子之人存乎名號而已衛康叔之後世遺風故典坦然未沈志士仁人往往而在遽瑗肇莊故其儔也君曰離道父子爭國不至隕墜賢人之力邪故語有曰衛多君子降及後世以爲鄉也禮讓尤新淳和未散藴德抱義畜道戴牧賢稚壽稱有冀齊之行興皃孝弟老咸遵鄒魯之風祥麟在郊威鳳來巢虫沙影絶狼鴞音昊文我鄉之鳥獸也荆棘不生蘭芷予

樂寡所棲穢清松冥叢辭我鄉之草木也罾繳不設罝罘未陳罏
卵豢性延走全身鄉寡僶獨怡怡忻忻所以我鄉之人咸儼容
止惇惇齊齊濟濟揖讓中矩尊卑有齒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我
鄉之禮雖禮與仁君子之行也是知友道取德賊義殘仁者不
可入于我鄉矣然因周室既危衛邦亦亂甚仲尼居之故群賢
萃之衛之多名自然而得亦猶水石有珠玉明媚生焉於乎舉
世亂矣民苟衆皆無之我獨存之以爲鄉名旌其善也善則善
矣未能盡矣豈若我后子兆人家六合至德廣被美化大行君
子之風布于人表又豈獨于一鄉哉其幼叨君子之行長登君
子之鄉復念世亂則鮮彼一時也世理則衆此一時也頌我皇
澤謹述銘云

黯慘玄穹民離國歷何子能孝何臣敢忠敢壞至德彌張
古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周室雖危衛邦未喪豫禍扶亂
楊英集奇社稷之臣邦家之基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周社

無非道消德亡豈諉若子止于一鄉我道既昌禮樂章焉
只君子徧于八方出之長亂賢人則鮮遊居全身耕山釣淵
之文理賢人衆起抱義戴仁爾攜樂里夫何此鄉獨稱君子

南州記　　因齋先生

崇禎丙戌之冬余筮仕於新生車得南州蓋不利之祥也越明
年自蜀赴京北辭又明年秋八月會安撫使王襄來守是邦余
方年少氣盛好以正忤物不能因時致曲以觸小人之忌竟爲
王所陷非意失官後五年歲息始調文臺縣文爲古陰平郡地
在麻閼獨之南壁母祠之北山去天咫尺而江自崖中出安嶽
口瀉兩山之間遶城婁蜿東注俯視若練縷平地僅置千家西
望雲山子數合而道路崎嶇荒戎錯雜多風早霜春夏之交貴
厲瘴霧鄉土氣俗類非中原士大夫所居者而山川形勢皆擬
抱南向圖經又謂之文南郡人而思之曰噫嘻嘗南州之祥也
於是即解冬之後除地作文室植異木之實若花卉之殊者萬

甥之西者以為西坊朝夕食息之所而榜之曰南州無覆甕有樽酒之歡而有孺愁自得之趣嘉慽悲喜出其咨也嗚呼豈造物者之於人飢寒困折之至而後報之以其天邪若余者其止於斯耶或者又有所謂南州邪死生禍福之變與人無間也雖有道者能制之其來也非塵之所能却其去也非挽之所能前歎其變而順受之雖有廟堂之上王公貴人之尊猶南州也而余得與於此何適而不樂也而况利害得失之能移哉予之南郡縣之屬七以罪而降者四餘皆老病無歸之人而餘乾為累哉乾爲來哉政和三年八月晦日記

園池記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

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關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水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

亭命之曰浣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靈壁張氏園亭記　東坡先生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

安之樂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圃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范文正公義田記　　學士錢公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

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五十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秔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脩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仲侍齊侯敝車羸馬以適朝桓子觴之曰君位爲上卿祿五百万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毋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家餘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

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摹振舉又疑其過之蓋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人之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賙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遺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

養魚記

六一居士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

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優哀盆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貿貿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畜魚記

養魚記

伊川先生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呴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

彼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万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汝乎至和甲午季夏記

默室後園記

尚書黃公

友人即默室後爲小園壘拳石爲山鍾勺水爲池植四時花環園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梅居多焉默室之中盤踞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爲天游寄於貌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失於是而下焉開目則欲有所寓狂敗則欲有所適乃之園之中諷遺編鳴爽絃嘯表吾戰枯爲聯詩編數花數與志形交於此爲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杳花之色有嫩質彼株榮此株枯後者開前者落於此以知物態之多變然則園雖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園其大矣雖衆卉齊開名花絕景盛賞而與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園名花石甚可娛焉而無君子樂之則人情斁而物態改雖絕景盛賞有時而不足愛也惟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特樂之所寓

又奚園之小哉友人命予文記園勸園園固不足予記而予言
所可記者猶恐予記不足爲園道也

合州蘇氏北園記

方舟先生

天下之外物亦多矣君子之道足以先乎物用物雖多君子不以爲泰且累而以爲宜者也之道足以樂之也或曰文王之囿與顔子陋巷孰樂曰顔子之安陋巷於文王之囿又是何也顔子雖陋巷郭内外田僅八十畝乃有孔子者爲之依歸故樂之文王百里之國廣囿至四十里者以天下之畏爲樂也然則是皆未免役乎外物也道苟有在以物自志以憂爲樂於聖賢則均也龍門蘇氏父子兄弟以四世之學共五畝之宫不多也其居曰北園者游息脩藏之地几硯詩書之林可以世守之業也父兄作之以厚其規摹子弟述之以深其培壅譬如農夫早夜以思安能以替困之耕而華于外之穫於水旱之間哉思其所以爲穀作而冀豐報也雖然蘇氏子未即脫然於進取之累其

得失榮辱未免矣而能寄意丘壑若將隱焉者以道之在可以
樂此而無憂也數組亘十畝堂方之塵諸生聚于是散其業
凡名勝積紳過此園者屢相與歎美疑義者有請時事者有問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日益其所未能主人員名與此園勝狀日
融於國中余昔嘗游焉大抵以遊堂者為主翼以兩齋如飛有
亭曰月湧紋漪淪漣濯金波以出堂之前向東為蟾山是也堂
後鑿池種藕龜魚得以自遂而蛙鳴聲自相鼓吹可歡也
池心為小舫舫左右為橋跨池又負西築小室曰悅親以集園之
城內外之體具矣莊怡綵服晨昏色養之敬治於內於降進退
折節孝士之禮浩於外豈特崇奧之觀以自媚為樂哉以已
之樂而達夫人之樂也東西向者不屋而徑者尚可十數擇景
取勝皆如人意可坐可憩可酌可吟無適不宜雜草花卉於山
之四隅鉏高增卑廣袤咫迂以周一園之用錙銖不遺矣夆物
之最盛者為海棠洞轇轕茂密長八九十步可容文席如虯帳

西行其中酴醾如亭四柱覆以香雪而床其下澼乎其風者松檜之作聲飾乎其日者梅竹之鬪清苶先春而發其積逢秋而金星甲乙品目四時遞秀变化不同六氣晦明良度亦因以異此意匠增損之爲能之若夫平陂中突立一山其上如砥遠以浩水大江與小澗相發出扶揖懐抱間以瑕摟其山泉音絲桐入耳可喜作臺榭其大如攫蹲抑按狀於衡星立壁中面目峭絶引蔓垂華非雕非鏤此則天巧非人爲也園門北距龍多山三十里相直二水並山逶迤爲龍淵映帶龍門山園泓如鑑雲雨風霆神物盤氣先循出沒自測也此志之舊有獨物大十園龍外其上偃去此豈其地哉傳曰有道能兼物物又曰惟役其物茲君子樂道役物之實而不爲物所累書之得失榮辱或去或來不識一說在人所以自擇者如何耳裴晉公以綠野堂爲中書李紳以青山爲節度使小廳而金谷輞川皆囊槖之交浮樑之迹此則其人也若夫瀹淵外天可卜蘇氏父子兄弟一門他日

文字之祥益亦勉諸淳熙五年十一月日朝請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賜緋李石撰并書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一

序

經史序一

傳易圖序　六一居士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系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耳歟者三吾畢秦焚書書得不焚者易以卜筮獨得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雜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者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凡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言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乃取其文以解卦体至其有所不敢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亦取卦体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曰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何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見於中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耶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從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之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為繫辭也而況

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雖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大學謂
之繫辭也不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
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謂繫辭者得非今之繫辭乎易
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考
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耶文言繫辭有
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
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嘆其不如亡者也易之
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皆不能損
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
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
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者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
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於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方凡李
陰陽災異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而以

彖象文言雜卦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何氏田傳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易傳序

伊川先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百年之下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

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觀其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有宋元符己卯正月庚申序。

楊甲易數圖序

方舟先生

冠者謀與首宜屨者謀與足宜人固不能自為冠屨各爲以善所謀者資諸市必宜吾首與足然後爲善也固有多爲之制大大小小雜然陳肆以籠市人首足不待先謀其所宜者无往違於售也日有千自過之不一二睨焉者而却於肆有不契吾謀與吾所宜者天下之首與足不齊安能拙吾之所不謀哉吾之所不宜以棄市人之冠屨万万焉是理學生昌元楊君於易者得其貼出數倍人往往操筭而布之一二十百千万體非一多愈倍愈有觀者心悸目眩顧問君易所得則曰六畫中求其爻星官曆人九數之說備矣人固有未省其說而睨之者則答曰

冠圖冠者首知天時履者知地形此吾儒事吾恐其求人之學欲盡君以吾所得於聖人者故為冠履之說以實其塞而歸諸耳李右書

劉圖南易卦解義序　洪內翰

秦變古黜學燔書獨易用卜筮得勿毀故授受不絕更數十傳至平西京易名家而列博士者不可為數他經比之邈矣不至至魏晉流而入於浮虛曲士不識聖人之用心而上之人莫或知其可用其得而僅存者亦殆百若稽古上聖以緝熙光明之者實始取以決事以養賢以治天下既書而刻諸石偏賜郡國之校學者靡然向風獨閩城一劉君翔困其所從事開之喜曰吾不可不獻之吾君丞敘亦為訓教整齊之以上下之太學博士司業皆曰然狀聞詔以福州教授優居之勸耆耇而藏其書禁中惟學易者之蔽在於飾新聲奇為以辯肆取直否則訓詁牽傳頌於成小二者均失也今子君之說或採至隱不先儒所不語

而議論不詭或踈人專於訓詁已行而左據明白人固宜謂之
況又遭值天子延其光榮必傳於世無疑矣某得其書則二
年來官于閩閱月而君至爲同寮相得驩甚它日相從往復啓
蒙振滯如醒得灌園優以漸漬不可以誦說致也君屢以序爲
屬願之久矣其何說之辭紹興二十年五月六日

易說序

白雲先生

河南之學始於康節邵先生明道伊川二程先生雍嘗讀伊川
先生表明道先生墓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行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
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進將覺斯
人退將明之書不幸蚤世皆未及也嗚呼若先生者孟子所謂
豪傑之士哉然其道大要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先生既没伊
川先生復振起之講道河洛垂三十年元豐中先大中受業伊
川實傳其學又嘗讀明道誌康節先生墓論其師友端嶠則自

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相傳授挺之授康節先大中嘗曰初未知所授何道及讀皇極經世書始知先生善易與數者也後調官河陽聞李挺之嘗官于此乃訪得陳公子惪嘗為挺之弟子頗求其書得周易卦變一編始知所謂象學於是精思累年盡得其道二氏之學於是乎備矣自孔子敷周易隸其辭言而已象數之學流為術數蓋無可觀者非二三先生相與唱而和之則文爽矣先大中居洛築室于里第榜曰兼山蓋取艮之為象義山能止而已窮人欲而滅天理者豈聰明有所不及智力有所不勝哉患在於不知所止而已知所止則性止於天命道止於率性教止於修道所止之外不枉公也此止之始也尤乎靜山之義則止之又止雖止亦止也是以無思無為超然獨得於事物之表群動自此始萬有自此生彼其自動自有自始自生於吾之所止終無自而入焉故卷而懷之而止不為有餘舉而措之而止不為不足孔子得之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孟子得之則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兼山氏得之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嗚呼止之爲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尚於此因其名齋之義故號曰兼山先生紹興庚午四月丁未胡男雍謹記于後

書義序

臨川先生

熙寧二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殘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智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祗所以爲愧故謹序

書序

龜山先生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

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要歸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益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為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故堯與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

徇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以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忍而為仁皆失是義也又烏足尚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廣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蔽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詩義序　臨川先生

詩三百六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使臣安石等訓其義書成以賜之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安石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詠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

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孝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賛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雱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中庸義序

龜山先生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

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中庸學序

晏先生

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道行於天下天下不知其爲中庸之道亦不復聞中庸之書周公既沒孔子嘆道之不行而後中庸之書出焉子思述而傳之故今之書雖孔子子思之辭至孟子言道多與之合乃知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歿秦散亡漢興載諸戴記先儒鮮有明其義者歷千四百年宋興百三十載矣橫渠張先生明道伊川二程先生首以是書爲天下唱然後學士大夫稍

有言者中庸之學於是復興先人受業伊川終始中庸之道故雖不肖其何敢廢於是平生學以示之子姪紹興辛未歲正月癸酉河南邢維謹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百五十一